



Twentier
Girl

我的 闺蜜是 幽灵

我的闺蜜如同你的，
她教我吃生蚝，
以及勾引男人。
虽然她已经105岁，
还是个幽灵——

她一面创作故事，
一面打造时尚的灵魂。
“购物狂”系列小说作者
索菲·金塞拉

[英]索菲·金塞拉 著
杨勇 译



NLIC 2970701802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Twenties Girl

我的闺蜜是幽灵

[英]索菲·金塞拉 著 / 杨勇 译



NLIC 2970701802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闺蜜是幽灵/(英)金塞拉(Kinsella, S.)著
;杨勇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
书名原文: Twenties Girl
ISBN 978-7-208-09849-7

I. ①我… II. ①金…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2399号

责任编辑 肖菲
装帧设计 尚燕平



我的闺蜜是幽灵

[英] 索菲·金塞拉 著 杨勇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75
插 页 2
字 数 320,000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9849-7/I.870
定 价 29.00 元

致苏珊·卡米尔：

“你改天得写个鬼故事。”是你在多年前的这句话启发了我，才有了这部小说。

其实，跟爸妈说假话，是为了保护他们，都是为了他们好。就拿我爸妈来说吧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真相，不论我的财务状况、感情生活，还是房屋管道修缮、市政税缴纳，都能把他们吓得心脏病突发。医生一定会问：“是不是有人突然刺激二老，让他们担惊受怕了？”到最后，一切不还归咎于我么？所以，趁着爸妈在我的公寓，就刚才那约摸十分钟的时间，我就将下列谎言悉数奉上：

1. L&N 猎头公司很快就能盈利了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很有把握。
2. 娜塔莉是个特别棒的工作伙伴。当初辞职和她一起做猎头绝对是个英明的决定。
3. 我可不是单以批萨、黑莓优酪乳和伏特加为生的。
4. 没错，我知道如果不按时缴纳违章停车罚款，还得补缴滞纳金。
5. 对，圣诞节爸妈送的查尔斯·狄更斯剧作的 DVD 我已经看过了。很不错，尤其是那个戴着系带软帽的女人。对，是佩葛蒂（由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中的人物）。我说的就是她。
6. 我周末正打算去买个烟雾报警器。他们也跟我这么说，真是太巧了。

7. 对，和一大家子亲戚重聚是件好事。

七个谎言。这还没算上关于妈妈衣着的那几个谎。我们根本就还没步入正题。

我穿上条黑色的裙子，匆忙涂上睫毛膏，走出房间。只见妈妈正在端详壁炉架上躺着的过期电话账单。

“别担心，”我赶紧说道，“我会去处理的。”

“要是你不交费，”妈妈说，“他们会让你停机的。要复机就得等不知多少时日了。这儿的手机信号又那么差。要是有什么紧急状况怎么办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”她焦虑地蹙着眉。她这副表情就好像紧急事件正在上演：卧室里临盆的女人大声喊叫，屋外又有洪水袭来，到底怎么才能联络上救援直升机？怎么办才好？

“呃……这个我还没考虑过。妈，我会去付账单的。真的。”

妈妈总爱杞人忧天。只要她笑容凝固，深邃的眼里透出恐惧，你就知道她脑袋里又在上演灾难大片了。她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就忧心忡忡了一整天。后来，她告诉我，她那时候突然发现用来拴头顶上那盏吊灯的链条快散架了，便开始臆想，要是吊灯跌下来砸到女孩儿们脑袋上，摔个粉碎，那可如何是好？

她扯了扯身上那件塞着肩垫、饰有金属纽扣的黑色套装。这衣服都快装不下她了。我依稀记得大概十年前，有一段时间她常去参加工作面试。我不得不教她简单的电脑应用，像怎么用鼠标什么的。后来，她去了一家儿童慈善机构上班。幸好那儿不要求穿正装上班，真是谢天谢地。

我们家没一个穿黑色衣服好看的。爸爸那身淤黑的西服，根本就埋没了他的身材。其实我爸还是挺帅的，属于低调而精致的那一型。他有一头棕色的卷发。妈妈和我一样，都是金色的卷发。爸妈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玩乐的时候，总是容光焕发、心情舒畅。像在康沃尔的时候，我们一家子乘着爸爸那艘年久失修的船，穿着绒衫，吃着馅饼。他们在住处当地的业余管弦乐队演奏的

时候也神采奕奕，那个乐队正是他们初识的地方。可是今天，没人能有这份舒畅。

“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妈妈见我穿着袜子，说道，“你的鞋呢，亲爱的？”

我往沙发上一坐。“我非得去吗？”

“莱拉！”妈妈训道，“她是你姨婆。你知道，她都一百零五岁了。”

妈妈跟我说姨婆一百零五岁，已经说了大概一百零五次。我觉得肯定是因为除了年纪之外，其他关于姨婆的事情妈妈也不知道。

“那又怎么了？我认都不认识她。咱们都不认识她。为什么要一齐跑到波特斯巴，就为了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老古董？”我耸着肩膀，感觉像个倔脾气的三岁小毛孩，而不是个二十七岁、自己还经营着生意的成熟女人。

“比尔叔叔还有别的亲戚都去，”爸爸说，“连他们都这样……”

“就当它是个家庭聚会嘛！”妈妈聪明地插上一句。

我的肩膀耸得更高了。我特别抗拒家庭聚会。我时常想，要是我们都像蒲公英一样肯定更美好——没有家庭，没有历史，飘零到这个世上，各居其所。

“不会待很久的。”妈妈在那儿哄我。

“会的。”我盯着地毯说，“而且大家会问我……那些事情。”

“不会的，他们不会的！”妈妈马上接话，瞥了爸爸一眼博取支持，“没人会提……那些事儿的。”

一片静默。那个话题盘旋在空中。好似我们都在躲闪，不要看到它一般。最后还是爸爸开了腔。

“那，说起那件……事情，”他迟疑地说，“你基本上……好了？”

我能看出妈妈听到这话时高度戒备，虽然她在那儿假装一心梳理头发。

“哦，你知道的，”我顿了一下说道，“我很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能指望我马上就恢复到……”

“不会，当然不会了！”爸爸顿时把话收了回去。然后又探道，“不过，你现在……精神还不错吧？”

我点头称是。

“好！”妈妈说道，一副释怀的样子，“我知道你一定会忘掉……那些事情的。”

我爸妈再也不说“乔许”这两个字了，因为之前只要我听到他的名字，就会泣不成声。有段时间，妈妈管他叫做“那个不能提名字的人”。现在他已经变成“那些事情”了。

“你最近……没跟他联系过吧？”爸爸说这话的时候避开我的眼光，妈妈则一心翻弄她的手袋。

这不过是另一个委婉的试探而已。他其实想问的是，“你最近又给他发余情未了的短信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红着脸说，“我没有，好不好？”

他真不应该提这件事。其实，整件事都被无限夸大了。我不过给乔许发了几条短信而已。发了三条，一天里。根本就不算多，而且也不是什么余情未了。我是很诚实，很坦白的。本来，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嘛。

我的意思是，不能因为对方的绝情就让自己也冰封情感，对不对？你总不能说：“好吧！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，再也不亲热，也永远不要说话或者用任何方式联络了。乔许，这主意太棒了，我怎么没想到过？”

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，你把心里的感受写进短信，因为你想分享这份真情。而你的前男友却马上换了手机号码，还把这事告诉了你爸妈。他是个十足的懦夫。

“莱拉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这段时间你也过得很痛苦。”爸爸清了清嗓子，“不过都已经过了两个月了。亲爱的，你应该往前看。去认识些别的男孩……出去玩，让自己开心一点儿……”

天哪，我真不想再听老爸跟我讲什么我有多漂亮，有多少男人会拜倒在我脚下之类的话了。我是说，第一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男人会这么做，谁都知道。其次，我不仅只有一米六，而且长了个朝天鼻，特别是还没有小麦色的健

康肤色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漂亮女孩。

好吧。我知道有时候我还是挺中看的。我长着一副瓜子脸，一对碧绿的眼珠，鼻子上缀着几点小雀斑。最要紧的是，我那两片樱樱红唇可是全家人独一无二的。但总之我这不是什么超模的长相。

“所以你和妈在波尔泽斯分手之后也是这么做的？出去玩，去认识新人？”我忍不住还是扔出这么件陈年旧事。爸爸叹了口气，跟妈妈交换了个眼色。

“我们真不该把这事告诉她，”妈妈低声说道，揉了揉眉头，“我们根本就不该重提这事……”

“因为要是你那么做了，”我继续在那儿坚持着，“你们俩就永远不可能重修旧好，对不对？爸爸就不会说他要像琴弓陪伴小提琴一般与你同在，你们也不会结婚了。”

这个琴弓和小提琴的说法已经成了我们家的经典。这故事我都听了成千上万次了。爸爸骑着自行车，大汗淋漓地赶到妈妈家。妈妈都以泪洗面了，不过她还假装是因为感冒流涕。后来他们重归于好，外婆给他们煮了茶，还准备了酥油饼干（我也不知道这事跟酥油饼干有什么关系，可每次它都被提起）。

“莱拉，亲爱的。”妈妈叹了口气，“当时是很不容易的。我们交往了三年，已经订婚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！”我反抗道，“我知道这是两回事。我只是说，有时候是可能破镜重圆的。这是可能实现的。”

一片死寂。

“莱拉，你的想法一直都很浪漫……”爸爸又开了腔。

“我不是浪漫的幻想！”我喊道，好似这是一种羞辱。我盯着地毯，用脚趾蹭着毯上的毛毛，不过我的余光可以看到爸妈正使劲努嘴让对方接着说话。妈妈摇着脑袋，冲着老爸，好像是在说，“你说！”

“在你和别人分手的时候，”老爸又开始喋喋不休了，“很容易回想从前的

日子，觉得要是两人重归于好的话生活有多完美。可是……”

他又要跟我说什么人生起伏的大道理了，我得赶紧阻止他。

“爸。听我说，好吗？”我尽量用最平缓的调子说，“你们都想错了。我没打算跟乔许复合。”我努力让这显得是个荒唐的主意：“我给他发短信为的不是这个。我就是想好聚好散而已。我的意思是，他提分手的时候一点儿警示都没有，也没有跟我好好谈过。我什么答案都没有等到。就像是……有一桩未尽事宜。这就跟在看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，却不知道凶手是谁一样！”

好了。这下他们该明白了。

“好吧，”爸爸良久才说话，“我明白你的困难之处……”

“我一直都想弄明白这事，”我努力说服道，“搞清楚乔许是怎么想的。把事情说明白，像两个文明人一样来沟通。”

然后跟他复合。这个念头就像箭一般无声地射进脑中，让我确信不已。因为我知道乔许还是爱我的，就算别人都不相信也无所谓。

不过根本没必要跟爸妈说这个。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的，他们永远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压根儿就不明白乔许和我是多么登对的情侣，不知道我们是那么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他们也不理解他作出那样的决定是惊恐而仓皇的，根本就不成熟，也许根本就是因为什么莫须有的原因。他们也不理解只要我能跟他谈一谈，就一定能解决问题，跟他重修旧好的。

有时候我能感知我与父母眼前的街道是不同的，这就像爱因斯坦做的，当他的朋友坚持说，“宇宙是平直的，爱因斯坦，相信我们。”可他却悄悄寻思道，“我知道，宇宙是弯曲的。终有一天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。”

妈妈又跟爸爸在那儿悄悄对口型说着什么。我真应该解除他们的这些痛苦。

“不说什么了，你们别替我操心，”我赶紧说，“因为我已经走出去了。我是说，好吧，也许还不算完全走出阴影吧。”看他们神情迟疑，我改口道，“不过我已经接受现实，知道乔许不想谈这事。我也意识到我不该这样。我更

了解自己了，而且……现在我挺好的。真的。”

我在脸上堆起笑容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穿着奇装异服诵经的信徒。我真该穿身长袍，手持铃鼓啊。

哈哈哈哈哈……我已经走出去了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我挺好的……

爸爸妈妈互相交换了个眼神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相信我说的，不过至少我暂时可以逃出这个冗长的话题。

“好样的！”爸爸说，看上去也松了口气，“很好，莱拉，我知道你可以走出来的。而且你和娜塔莉的工作也需要专注，看你们的生意多好啊……”

我脸上的笑愈发像是个诵经信徒了。

“当然了！”

哈哈哈哈哈……我的生意很好……哈哈哈哈哈……根本没什么灾难……

“你能熬过来我真替你高兴。”妈妈过来吻了一下我的头，“好了，咱们该出门了。你找双黑色的鞋，赶快！”

我苦苦地叹了口气，站起身走进我的卧室。今天阳光明媚，而讨厌的是，我要去见一大家子人，为的就是过世的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人家。有时候人生还真是不如意啊。

我们到了波特斯巴殡仪中心昏暗狭小的停车场，只见边门那儿有一小群人。又见有架摄像机，还有个长着毛毛的录音麦克风竖在众人头顶。

“在做什么呢？”我往车窗外看去，“跟比尔叔叔有关系吧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爸爸点头道。

“我觉得大概是有人在拍他的纪录片，”妈妈补进一句，“楚蒂提起过。因为他的那本书嘛。”

家里的亲戚有名人，就会这样的。你会对摄像机习以为常。然后你自我介绍之后，别人会问：“灵顿？跟那个灵顿咖啡有什么关系么？哈哈！”然后你答，“没错。”便让人大吃一惊。

我叔叔比尔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比尔·灵顿。他二十六岁那年白手起

家，开创了灵顿咖啡，现在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咖啡连锁店了。每一杯咖啡上，都印着他的面孔，他简直比披头士乐队还有名呢。你只要看到他就能认出他来。现在，他的知名度更高了。因为上个月，他的自传《两枚硬币》出版热卖。皮尔斯·布鲁斯南（因扮演詹姆斯·邦德而闻名于世）肯定会在电影里饰演他的角色的。

当然了，我已经从头到尾把书读了个遍。讲的就是他当初身上只剩二十便士，买了杯咖啡，但那味道实在对不住。于是，他受到启发，打算经营咖啡店。他最初只是开了一家，后来便有了连锁，现在简直称霸全球了。他有个外号，叫做“炼金术士”。去年有篇文章说，整个商业世界都期待发现他的成功之道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办起了“两枚硬币”学术交流会。几个月前，我还悄悄跑去听了一回，说不定能得些要领，好知道如何经营一盘全新的生意。当时在场的有两百号人，个个都想把每字每句吸收进去。到最后，大家手握两枚硬币，伸手到空中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开始。”这也太俗不可耐了，不过我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颇有领悟。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吧，我真的从头到尾都认真听讲了，可我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。

我的意思是，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挣了第一个一百万。二十六岁！他一创业就获得了成功。可我都创业六个月了，却只落得一头雾水。

“说不定有一天你跟娜塔莉也会写书讲讲你们的事业呢！”妈妈说道，就好像能读懂我的心思一样。

“征服全球，不远了啊。”爸爸高兴地插话。

“看，有松鼠！”我赶忙指着窗外。爸妈那么支持我的事业，我不可以告诉他们真相。所以，每每他们提起这事，我就会转移话题。

更准确地说，妈妈可不算是一开始就支持我的。事实上，那时候我宣布要放弃营销的工作，拿出所有积蓄去开猎头公司，而我这辈子根本没当过猎头，也对这行知之甚少，所以她当时简直就要崩溃了。

不过后来我解释说，我会跟最要好的朋友娜塔莉一起创业，她就平静了下来。我还告诉她，娜塔莉是顶尖的猎头，前期她会主导这方面的工作，而我会负责行政事务和营销工作，还会学习猎头技巧。我们已经有好几单生意等着了，很快就能还清银行贷款了。

这一切听上去都像是个完美的计划。这的确曾经是个完美的计划。直到一个月之前，娜塔莉度假的时候在印度戈亚海滩跟一个男人坠入了爱河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她给我来了条短信，说她也不确切什么时候回来，不过所有的资料都在电脑里，我能行的。还说在那儿冲浪有多棒，说我也该去那儿玩，爱我的娜塔莉。

我再也不要跟娜塔莉一道做生意了。再也不要了。

“这算是关上了吗？”妈妈摆弄着手机，不确定地问道，“我可不能让它在葬礼的时候出声。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爸爸把车驶进停车位，熄了火之后拿过手机，“你是想调到静音模式吧。”

“不是！”妈妈警醒地说，“我要把它给关了！静音模式万一失灵了呢！”

“这样就行了。”爸爸按了下手机侧面的钮，“彻底关了。”他把手机交还给满眼焦虑的妈妈。

“可要是它在我包里莫名其妙地又启动了怎么办？”她激动地看着我们俩，“上次在游艇俱乐部，玛丽的手机就响了，你知道的。那手机就复活了，在她的手袋里作响，那时候她正在当评委呢。他们说肯定她不知怎么就碰到手机了……”

她的嗓音愈发的尖厉，都快透不过气来了。这时候，要是碰到我姐姐唐雅，保准已经不耐烦了，肯定会说：“别傻了，妈妈，你的手机肯定不会自动开机的！”

“妈。”我从她手里慢慢拿过手机，“要不把手机留在车里？”

“好。”她放松了点儿，“好，这是个好办法。我把它塞在放手套的格

子里。”

我看了老爸一眼，只见他冲我微微一笑。可怜的妈妈。她脑袋里都是这些奇怪的事情。她真该调理一下思绪了。

还没进到殡仪中心，我就听到比尔叔叔特有的、慢条斯理的话音了。没错，我们穿过人群，果然是他，身着皮夹克，一如既往的健康肤色，还有那头卷发。谁都知道比尔叔叔特别在意自己的头发。那乌黑浓密的头发，要是哪家报纸建议他染个别的颜色，他肯定会起诉他们。

“家庭是最为重要的。”他穿着条牛仔裤接受采访，“家庭是我们的基石。如果需要中断我的工作安排参加葬礼，那根本没什么好犹豫的。”我看得出人群里有多少崇拜者。有个女孩手里拿着灵顿咖啡外带杯，看上去兴奋得很，一直跟她边上的朋友说，“真的是他！”

“我们这儿该差不多了……”比尔叔叔的一个助理冲着摄影师说道，“比尔要进追悼大厅了。谢谢大家。只能再安排几个签名……”他对着人群说。

我们在一旁耐心地等着，比尔叔叔给每个人的咖啡杯还有殡仪馆介绍单上都签上字，摄影机在一旁记录着。终于，粉丝们都散去了，比尔叔叔朝我们这儿过来了。

“嗨，迈克尔。见到你真不错。”他握了握爸爸的手，然后马上转身跟一个助理说，“你帮我接通史蒂夫的电话没有？”

“这儿。”助理赶忙把电话递给比尔叔叔。

“你好，比尔！”爸爸跟比尔叔叔一向都那么亲切，“有一阵子没见了。你还好吧？恭喜你出了书啊。”

“谢谢你给的那本签名本！”妈妈聪明地插上一句。

比尔冲着我们所有人点了下头，又径直回去讲电话了，“史蒂夫，我收到你的电子邮件了。”妈妈和爸爸互相交换了下眼色。显然，我们这大家庭叙旧就到此为止了。

“咱们看看接下来的安排该去哪儿，”妈妈跟爸爸低语，“莱拉，你过

来吧。”

“我想在外面先待一会儿，”我灵机一动说道，“一会儿在里面见吧！”

等爸妈走远之后，我往比尔叔叔那儿走去。我脑中有个坏坏的计划。比尔叔叔在他的交流会上说过，企业家想要成功，必须把握好每一个机会。好，我算是个企业家，对不对？这算是个机会，对不对？

他讲完电话之后，我有点儿犹豫地说道：“嗨，比尔叔叔。我能跟您谈谈吗？”

“稍等。”他抬起手，把黑莓手机放到耳边，“嗨，保罗。什么事？”

他转过来看着我，冲我做了个手势，我猜该是说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吧。

“您知道我现在做猎头吗？”我紧张地摆出副微笑来，“我跟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，叫做 L&N 猎头公司。我能跟您讲讲我们现在的生意状况吗？”

比尔叔叔略有所思地冲着我皱着眉头，过了一会儿说道：“你等一下，保罗。”

哦！他让电话那头的人等着！为了我！

“我们公司专门负责找资历高、干劲足的人才，推荐给高级职位，”我尽量口齿清楚地说，“我在想我能不能跟您那儿的人力资源部的人聊聊，介绍一下我们的服务，也许可以准备一套材料……”

“莱拉。”比尔叔叔抬起手示意我停下，“要是我把你介绍给我的人力资源主管，跟她说‘这是我侄女，给她个机会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我乐开了花。我真想唱首赞歌。我这一赌还真成了！

“太感谢你了，比尔叔叔！”我尽量保持平静，“我一定尽全力工作，全年无休，太感谢了……”

“不，”他打断道，“你不该这么想，这样对不起你自己。”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我一头雾水。

“我不同意这么做。”他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“我是在帮助你，莱拉。如果你能靠自己做到，你一定会觉得更好。你会觉得一切

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。”

“对。”我吞吞吐吐地说，羞得脸滚烫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要自己努力打拼。我想要努力工作。我不过就是想说不定……”

“如果我能从两枚硬币起家，莱拉，你也行。”他定睛看着我说，“相信自己。相信你的梦想。给。”

哦，不是吧——不要啊！他伸手进口袋，掏出两枚十便士的硬币给我。

“这是你的两枚硬币。”他深邃而诚恳地看着我，就跟他在电视广告里一模一样，“莱拉，闭上眼睛，感觉一下。你要相信。跟我说，‘这是我的开始。’”

“这是我的开始。”我低头细语，“谢谢您。”

比尔叔叔点了点头，又讲起电话来，“保罗。不好意思。”

我尴尬得满脸滚烫，悻悻离去。把握机会到此为止，联络亲戚也到此为止。我就想让这愚蠢的葬礼结束，赶紧回家去。

我往房子那儿走，过了殡仪中心的玻璃前门，就到了前厅，那里有几把布面的椅子，墙上有些鸽子图案的画，气氛很凝重。一个人都没有，就连前台都没有。

突然我听见浅色木门后边传来歌声。该死，已经开始了，我就该迟到了。我赶紧推开门，跟想的一样，一排排椅子上坐满了人。真是挤满了人，我进去的时候，只能从后排站着的人中间推搡过去，最后给自个儿找了个没人注意得到的地方。

我往四周看去，想找找爸妈坐在哪儿，可还是被这人山人海给震慑了。还有那无数的花朵，布满房间的每一侧，白色或是米色，错落有致。我听到前面有个女人在唱安魂曲，可前面那么多人，我根本就看不见。我近旁有几个人在抽泣，有个女孩泪流如注。我有点儿被感动了。所有这些人，都是为了我的姨婆来的，可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

我甚至都没送花，瞬间我觉得有点儿自责。我是不是应该写张卡片什么

的？天哪，希望爸妈都已经照顾到了。

乐声那么动人，此情此景多让人感动啊。我也忍不住了，觉得眼泪快涌出来了。我身边是位戴着黑色丝绒帽子的老太太，看见我这样便同情地跟我说起话来。

“你有纸巾吗，亲爱的？”她低声说。

“没有。”我答道。她马上翻开那个大且古董的包包，一股樟脑味儿钻了出来。只见包里面有几副眼镜，一盒薄荷糖，一包发卡，一盒贴了标签的发绳，还有半包消化饼干。

“来参加葬礼可一定要带纸巾啊。”她递过来一包纸巾。

“谢谢，”我哽咽着取了一张，“您真好心。对了，我是她的曾外甥女。”

她同情地点了点头。“你一定很不好受啊。家里人都还好吧？”

“呃……这个……”我折起纸巾，寻思着该怎么回答才是。我总不能说，“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；而且，比尔叔叔还在外面打电话呢。”

“我们在这时候都互相扶持啊。”最后，我临时憋出这么一句。

“没错。”老太太认真地点头道，好像我说的是什么至理名言，而不是卡片上都会写的那些俗套话。“我们要互相扶持。”她拍拍我的手，“你随时都可以跟我说话，亲爱的。能见到伯特的亲戚是件有幸的事啊。”

“谢谢……”我自说自话地答道，然后停住了口。

伯特？

我敢肯定我姨婆不叫伯特。真的，我敢肯定。她叫莎蒂。

“你知道吗，你看上去跟他挺像的。”老太太端详着我的面孔。

该死。我参加错葬礼了。

“额头挺像的，你的鼻子跟他也像。别人这么跟你说过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呃……有啊！”我随口说道，“那个，我得要……呃……谢谢您的纸巾……”我匆忙往门口走去。

“那个是伯特的曾外甥女。”我能听见，那是老太太的声音，“她难过极